

在欣欣向荣的美好年华里，

少女欣欣经历了生命的考验、

心灵的洗礼，

最终化茧成蝶。

欣欣欣欣

海 宽 /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海 宽 / 著

欣欣欣欣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欣欣 欣欣 / 海宽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229-07539-2

I. ①欣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2999 号

欣欣 欣欣

XINXIN XINXIN

海 宽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汪晨霜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· 黄 杨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 16.75 字数: 232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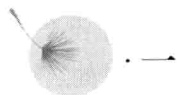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539-2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欣欣别不是……要出什么事吧？

那一刻，庞义看着女儿欣欣说话思维断裂、语不成句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发紧，脑子里陡地闪过一丝不祥。

这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，庞义和妻子童娟都已经躺下了，欣欣却走进来，打开了电脑。庞义和童娟都以为欣欣是要查阅什么东西，可是接下来他们却吃惊地发现，欣欣并不是要查阅什么，而是在几个界面之间不停地来回转换。这么晚了，明天还要上学，欣欣这是在干吗？庞义和童娟不由得对视了一眼，不安地看着欣欣，都没说话。

就在一个多小时前，他们还和欣欣讨论过欣欣的学习。欣欣正处在高二的下半学期，再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，正是要劲的时候。一上高中欣欣就表示了，要参加高二下半学期的奥数竞赛。这是高中阶段的最后一次奥数竞赛了，如果获奖，将能享受高考加分。高考加分，那可是不同凡响的，哪怕只加一分两分呢，也能甩掉数不清的竞争对手，进入心仪的大学。欣欣从小学习优秀，一路走来，都是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尖子生，就是欣欣不说要参加这次奥数竞赛，他们也会鼓励欣欣参加的。可是近来他们却发现，欣欣的学习心劲似乎懈怠了下来，晚饭后本该写作业了，欣欣却不，而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默然不语地走来走去，像是怀揣着什么心事。问她怎么不写作业呀，欣欣说我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过去了，欣欣还在房间里默不作声地走着。再问，欣欣明显变得不耐烦，倒是坐到了书桌前，也拿出了课本，却不见把课本打开，只是愣愣地坐着发呆。刚才又是这样，童娟忍不住问，欣欣你们下星期要期中考试了吧？欣欣淡淡地嗯了一声，算是作答。童娟这么问，是要提醒欣欣注意，快期中考试了，得抓紧了。见欣欣反应很是淡漠，庞义又提到了半个月后的奥数竞赛，这是欣欣从高一起，就一直惦



记着的事。果然，这个话题引起了欣欣的谈兴，他们谈论着这次竞赛的重要性。童娟说到了欣欣小学时奥数获奖，正是那次获奖，让欣欣进了她最喜欢的一所重点中学。这所重点中学不在他们居住的区域，如果不是奥数获奖，欣欣是没有资格去考这所中学的。说到那次奥数考试的成功，欣欣的神情上出现了近来少有的明快。他们聊了好一阵欣欣的学习，庞义和童娟都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了，比的就是韧劲和毅力，鼓励欣欣一定要坚定信心，咬住了不放松。欣欣愉快地点着头。看看时间不早了，欣欣还没写作业，庞义和童娟结束了和欣欣的谈话，来到卧室。刚躺下不久，欣欣却进来了，打开了电脑，在几个界面之间不停地来回转换……

又挨了一会儿，见欣欣仍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庞义终于轻声说，没什么事就快睡吧欣欣，明天还得早起呢！欣欣转动了一下椅子，面对着他们说，这个班的老师就是不行，我在这个班学了一年多，连初中英语单词都忘了好多。庞义禁不住说，单词忘了是你的事呀欣欣，不是老师的原因，单词是需要巩固的。欣欣一下站起来，比画着说，我知道，但是……欣欣说完但是，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，忽然就顿住了，说不下去了。她的思维好像有些乱，她把头低倚在手上，像是在想着下面的话该怎么说。庞义和童娟忐忑不安地看着欣欣，欣欣还从没这样过，欣欣垂头默想的时间实在有点漫长。两人一前一后坐起来，披上衣服，等着欣欣说话。屋里静极了，也闷极了，庞义有种要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欣欣终于开口了，我举一个例子吧，她说，就好比，您特想要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别人也想要，也可能不想要，可是要不着，这时有人说他能给您，但您并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什么时间能给您，但这个东西别人都说好，这需要您自己去判断。那么，我首先要做到的是，他手里拿的是 A 还是 B，还是 AB 两者兼而有之，这个判断的过程是需要一个人的智力来完成的，因为 A 也许是每个人都想拥有的……等一下，让我想想！欣欣又把头低倚在手上，怕庞义和童娟说什么打扰了她，欣欣摆了一下手说，你们别说，让我想想，我刚才说哪儿来着，对了，B 不是，那么 B 是不是我需要的呢，或者说 A 是不是我需要的呢？我还要考虑的是……欣欣本该继续说明老师怎样不

行,可是没有,欣欣举了这么一个例子,这个例子和老师的不行听起来没有任何关系。而且就是这个例子本身,欣欣也叙述得很飘忽,很绕,很不清楚,庞义和童娟都不知道欣欣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。那一刻庞义睁大眼睛惊异地注视着欣欣,他感到自己的脑子突然一阵阵的恍惚。欣欣别不是……要出什么事吧?庞义看着欣欣说话思维断裂、语不成句的样子,脑子里陡地闪过一丝不祥!

看欣欣还要没完没了地说下去,童娟柔声说,行了欣欣,妈妈知道了,爸爸也知道了,都这么晚了,先去睡觉吧!欣欣不情愿地嗯了一声,关上电脑离开房间。庞义长长地吁出一口气,重新躺下。重新躺下后的庞义觉得很冷,惶恐像潮水一样涌向了他,他的身子在被子里不停地抖,那是感冒发烧时才会有的症状。他裹紧了被子,抖动稍微平缓了下来,他愣愣地看着屋顶,他在想着欣欣刚才的叙述。欣欣怎么了?欣欣的叙述怎么那么乱?欣欣的脑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干扰了!欣欣叙述时思维断裂的样子像一幅可怕的画面,那幅画面深深地嵌进了庞义的脑子。很晚了,他依然没有睡着,童娟也没有睡着。童娟不时地翻一下身,她还把身子凑过来,要说什么,又没说,重又躺了回去。

早晨起来三个人的话都很少。欣欣的话少可以理解,欣欣不知不觉间变得不爱说话已经有几年了,不正常的是庞义和童娟。显然他们都在想着昨晚的事,想着欣欣叙述时思维断裂的样子。庞义从家里出来照例先送的童娟,然后送的欣欣。庞义特想和童娟说说欣欣昨晚的事,可是欣欣始终在场,没得机会说。他看出来早晨起来后童娟的表情很凝重,不用问,童娟也一定在想着昨晚的事。整整一上午,庞义都被昨晚欣欣叙述时的样子搅得心神不宁。电脑里还有几张草图需要修改,庞义看着草图,脑子里茫然无措,一点灵感也没有。这种状况也是从没有过的,他料想这一上午恐怕是什么也干不成了。果然,他一份草图也没能修改成。吃过午饭,庞义依旧心里惶惶的,站也不是,坐也不是,潜意识里总感觉要出点什么事。他在走廊给童娟打电话,信号不好,打不通。他闭着眼深思了一阵,知道以这样的心态状态,下午和上午一样,肯定也要一事无成了。既如此,干脆就不



干，坐这里也是煎熬。庞义来到主任办公室外，轻轻推开房门说，廖姐，下午有点事，我想请半天假。

廖姐就是廖主任，见庞义推门进来，连忙站起来高兴地说，我正想去告诉你呢庞义，夏天，咱们院组织一个赴欧考察小组，人员都是主任一级的，因为你的住宅设计上个月刚刚获得了特等奖，又上电视又上报纸的，动静闹得好大，院里特别安排，你也进这个考察小组！

是吗。庞义说。庞义好像没听到廖主任说话的内容，对廖主任的话，没显示出些许的高兴，更不要说兴奋了。这大大出乎廖主任的意料，廖主任这才想起庞义进门时说的话，他是来请假的。

廖主任走近庞义，审视的目光盯视着庞义，好一会儿才说，请假，没问题！不过庞义……你今天的气色不大好，如果有什么事，别忘了廖姐可是过来人，也许可以帮你。童娟还好吗？

廖主任的话很真诚，庞义心生感激，但昨晚的事占据了庞义的整个身心，他连多一句的寒暄客套话也说不出，只是漠然地冲廖主任点了下头，我没事，童娟也挺好。谢谢您廖姐，那我先走了！

廖主任说，有事你就快去吧！她把庞义送出了办公室，一直看着庞义消失在楼道的拐角。

庞义开上车径直来到童娟单位对面的停车场。他给童娟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找童娟，同事周瑾说童老师下午请假了，中午不到就走了。庞义颇感奇怪，没听童娟说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呀，她怎么也请假了呢？庞义赶紧拨打童娟的手机，童娟好一会儿才接听，语气听起来很犹疑，有些躲躲闪闪的，庞义忙问，你怎么了童娟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就在你们单位外面呢！童娟的话里带着埋怨，我出来办点事，你找我干吗呀！别找我，晚上去接欣欣吧，今天我自己回去。庞义越发觉得奇怪，急切地说，这刚几点，我也请假了，心里挺乱的，就想赶紧见到你！童娟那边静默了一阵，显然是在犹豫，然后很无奈地说，要来你就来吧，我在九院呢！

九院就是第九医院，庞义不知道童娟去第九医院干什么。他问清楚了大致地点，很容易地找到了九院。九院的门口很冷清，冷清得不像是一所

医院,连医院门前的停车位都空着不少。庞义锁好车走向大门,栅栏门两侧的墙上挂着几块牌子,每块牌子让庞义看了都禁不住心里咯噔一下。牌子上都有精神二字,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!庞义脑袋轰地一下,双腿发虚,身体似乎就要失去支撑,汗毛都有些竖起来。他又有了昨天晚上那种很冷的感觉。他明白童娟为什么来这里了。

童娟正在楼梯口等庞义。她的表情很凝肃,看着庞义,嗓音干涩地说,我不想让你来。你又该说我没事瞎想,小题大做了。

童娟心细,凡事想得周详,庞义总劝童娟有些事别想那么多。

他默默地跟在童娟后面来到候诊处。椅子上坐满了人,他们站在墙边。童娟说,她昨晚说话的样子你还能说那叫正常吗?我不是在没事找事,但这种事我们不能回避,不能视而不见!

庞义又想起昨晚欣欣说话时语句的断裂和意思的混乱。他的心里被堵得满满的,说不出话,沉重地叹了口气,把手轻轻搭在童娟的肩上。这个动作传递出了一种歉意。童娟比庞义小两岁,但是在很多时候童娟都比庞义表现得理智和富有主见。庞义呢,更多时候倒像个不谙世事的大男孩。

庞义很少来医院,更不要说这样的医院了。不知是他的感觉还是实际情况确实如此,眼前的这些人在他看来,或多或少地显出怪异。有一个高个子学生——看样子应该是个高中生,一遍一遍地从庞义和童娟的面前走过。他也不说话,也看不出是烦是躁,就是不停地来来回回地走。走得庞义一阵阵的心沉,不时地就长出一口气。椅子上空出了两个位置,庞义和童娟连忙坐过去,旁边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戴眼镜的女人问童娟,你们是自己看吗?童娟瞅了女人一眼,说不,我们是咨询咨询孩子的事。女人说,别给孩子太多的压力,告诉孩子学习不是唯一的,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你看国外的家长就不像我们这么逼着孩子学习,他们更注重孩子的兴趣,学校也是强调快乐学习。我是留学回来的,我是在回来后的班里被人欺负了。两个女生嫉妒我,挤对我。你挤对我干吗,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对不对,各人有各人的长处对不对?我好我也没碍着你们什么事。我找老师了,老师也管不了,那两个女生的家长都是开公司的,为富不仁的土包子,老师也没办



法。给我调了位子,调位子管什么用,还是在一个班。我们那学校就一个文科班,我也没处可去。这个医院还行,你们千万别带孩子去宁济医院……如果不打断这个女人,她可能就要这么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下去。童娟惊疑地看了一眼左右,问女人,没有家人陪你来吗?女人说,没有。我都在这里看了三年了,就是来开点药。女人还要接着说,童娟捅了捅庞义,他们站起来,默然无声地来到走廊,好长时间没有说话。眼前看到的真的令人心沉抑凝重,那个高中生,那个女人,显然都有失正常。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不停地走动的,正常人是不会这么不懂节制地和陌生人喋喋不休地说开来的。还有他们的眼神,庞义和童娟都注意到了,那是一种凝滞而缺少灵动的眼神,那样一种眼神让人看了不能不感到心悸。

各个诊室不时有人出来,又有人被叫进去。童娟看了眼手里的号说,等着吧,这是我好说歹说让医生加的号。据说这个老大夫的号特别难挂。

看看快四点了,庞义郁郁地说,反正也接不了欣欣了,等着吧!

扩音器在喊于非的名字,连喊了两声无人应答,第三声正要响起时,童娟惊醒了一般地说,快去,叫咱们呢!庞义立即明白了童娟是用一个假名挂的号。

两个人从诊室走出来时,天都有些暗了。老大夫没有见到本人,也说不出什么,不过通过童娟的叙述,老大夫还是觉得欣欣可能有点问题,既然欣欣那么优秀,她怎么会突然倦学了呢?当然,这要见到本人才好确定。老大夫建议他们应该尽快带孩子过来看看。听说孩子“可能有点问题”,“应该尽快带孩子过来看看”,庞义憋闷得喘不过气来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站起来走出了诊室,又是怎么来到了楼下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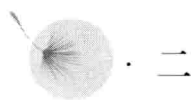
医院的气氛永远都是沉滞和凝重的,而在庞义看来,这所医院较之一般的医院,又多了一层不安和恐怖。想到下星期要带心爱的欣欣到这样一所医院做检查,庞义的脸上更加愁云惨淡。可是不来又不行,想想欣欣昨晚说话时的样子,怎么能不带她尽快看看呢!往医院大门外的停车场走时,庞义直觉得自己有些晃,瞬间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恍惚。他甚至觉得街上的过往行人都在用怪异的目光看着他,想看看从这所医院走出来的

他和别人有什么不同。坐进车里好长时间了，庞义也没打着火，童娟也没有催他，她知道庞义心里在想着什么。果然，庞义重重地吁出一口气，幽幽地说，没想到，有一天还会到这样的医院来，还是带欣欣来！这医院有没有别的门，后门什么的，最好别让欣欣看见那几块牌子。

童娟凄切地摇摇头，你说的我都想过了，没有。问过看门的保安，这医院就开这一个门。

庞义很费劲地启动了车，驶出车场。他的动作从未有过的僵硬和无力，胸腔像是胀满了空气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。欣欣会来吗？怎么跟欣欣说带她到这样一个医院看病？他脑子在想着这个问题，想又想不透，他不敢去想象跟欣欣说这话后的结果是什么。一路上庞义和童娟都没怎么说话，路很堵，到处都显得乱糟糟的。终于到家了，童娟说，也别回去现做饭了，给欣欣打个电话让她下来，在对面小饭馆凑合吃点得了。

好吧，庞义无力地说，凑合吃点得了！



既然星期三就有老大夫的特需门诊，干吗不星期三就带欣欣去呢？特需的号还好挂点，尽管得花三百块钱的特需费，这个时候了，谁还在乎多花那几百块钱呢！庞义和童娟在回家的路上，几乎同时想到了这一点，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怎么跟欣欣说了。在小饭馆吃完饭回到家，童娟找机会凑近庞义说，一会儿你先出去，咱们俩都在场显得太过郑重其事了。我跟她说吧，你看着点手机，我发短信让你上来你再上来。庞义不放心地问童娟，你怎么跟她说呢？千万别惹得她不高兴。童娟把手罩在庞义的耳朵上正要说话，见欣欣往客厅走过来，连忙努努嘴示意庞义赶紧出去。庞义拿起玄关上的塑料袋说，我去超市买点东西回来。

庞义真的来到小区附近的超市。超市不大，人也不多，转了两圈，庞义

买了几盒童娟和欣欣都爱喝的草莓酸奶就出来了。小区里有一个灯光花园,有树,有座椅,还有一片可供打拳练剑扭秧歌的空场地。欣欣小的时候他们常带欣欣来这里玩,后来欣欣大了,不愿跟他们一起出来了,吃过晚饭又没什么事,庞义和童娟有时也到这里散散步。从超市出来无处可去,庞义便想到小区花园走走,但又觉得像他这种年龄的男人,独自一人在花园里溜达,让人看见,特别是让邻里看见未免显得怪异。正不知怎么办才好,手机的短信来了,是童娟的,显示屏上就四个字:你回来吧。庞义看着显示屏迟疑了片刻,不知童娟和欣欣说得怎么样了,这四个字看上去冷冰冰硬邦邦的,不具有任何情感色彩。不过从这么快童娟就让他回来这一点来看,庞义有一种不妙的感觉,欣欣多半是拒绝了带她去看医生的建议,而且拒绝得很坚决,简直就是不容置疑。欣欣小的时候是一个多么乖顺、平和又善解人意的孩子啊,怎么就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变得这样固执、古怪、不容易沟通接近呢!想到欣欣多半是拒绝了,庞义心里一阵忐忑。

童娟给庞义开的门,同时小声说,说好了!庞义一愣,这个结果太出乎他的意料。他一边在门口换鞋,一边悄声问,怎么跟她说的?童娟没直接回答庞义的问话,而是若无其事地用平常的口吻问庞义,你下星期一能请半天假吗?庞义知道接下来的话是说给欣欣听的,连忙回答,行啊,什么事?童娟说,欣欣不是说过她的脑子不如以前好了吗,我想带她到医院看看。我们办公室的人都说,这个时期的孩子哪儿感觉不好,应该早做全面检查,耽误了就不好了。其实好多家长都带孩子做过系统检查或是心理咨询什么的,就是咱们,太粗线条了,在这一点上对孩子的关心太不够了。庞义说,那就带欣欣看看。我们那里偶尔请点假没问题。

听童娟话的意思,跟欣欣说的是做全面检查,并不是专指心理咨询或是精神方面的检查,如果欣欣明确知道是做这一类的测试,她还会这么痛痛快快地答应吗?

童娟到厨房里沏茶,庞义跟进来,低声问,她怎么说的,挺痛快的就答应了?她是不是不知道让精神方面的大夫看?童娟低声说,我跟她提了,她没什么反应。也不用说得太明确,她只要去了,能让大夫看了就行!那



倒也是，庞义点点头，她只要去就行。

欣欣同意去，这让庞义的心里稍稍松了口气，晚上他坐在电脑前给妹妹庞玥写邮件。妹妹一家住在芝加哥，有三年没回来了。几天前妹妹来邮件说，六月份去上海参加一个新能源学术会议，到时会回来看看他们，说她尤其想念欣欣。欣欣跟小姑的感情很好，尽管她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。庞义在邮件里叮嘱妹妹去上海开完会，务必争取回来多待几天，如果可能，最好一家三口一块回来，妹夫要是实在没时间，就带外甥小旭回来，他也很想小旭。还想多写点别的，思路却干巴巴的，窘涩得厉害。庞义身子向前微倾，把头倚在了电脑上。

响起了门铃声，庞义起身来到客厅，童娟已经打开房门，是邻居家的女孩贺敏。贺敏和欣欣一样大，小时常在一起玩，有时作业里有不会的数学题，贺敏也常拿过来问欣欣。贺敏手里拿着一本书，问童娟，阿姨，欣欣在吗？

童娟说，在呢。欣欣，贺敏来了！

欣欣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。贺敏说，欣欣，还你书。下星期我们就搬走了，这是我们新家的地址和电话，别忘了跟我联系，放假去我们新家玩！

童娟问，要搬家了，你们这房卖了？

贺敏说，没有。我们住到我奶奶家去，便于照顾。

贺敏天性爱说，现在要搬走了，显然是想和欣欣说说话，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。但欣欣并没表现出想要聊聊天的欲望和热情，她总共也没说几句话，每一句都是在敷衍。贺敏现出失望，庞义和童娟也很失望。又聊了几句别的，贺敏看了一眼欣欣说，阿姨、叔叔，我回去了，欣欣，别忘了找我玩！

欣欣点了下头。童娟关上门，忍不住埋怨欣欣说，欣欣，你是大孩子了，要学会招待人。贺敏是来找你的，你连应酬的话也没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傲慢瞧不起人呢！

欣欣哦了一声，想着什么，没说话，慢慢回到自己房间。庞义也不满欣欣的表现，想说欣欣几句，又怕引起欣欣的不快。有过几次了，虽说只是善

意的提醒,欣欣说不高兴就不高兴起来。见童娟还要再说什么,他向童娟递了个眼神,意思是算了。

庞义重又回到卧室,坐到电脑前。邮件还没有发出,他又看了一遍,怎么看怎么觉得还应该写点什么,可又实在想不出该写什么。他冲着电脑发了一会儿怔,闭了一下眼心想就这样吧,默默地点击了发送。

星期三童娟早早地起来,特需号也要早挂。昨天晚上她和庞义商量了,要尽可能地减少欣欣在医院的时间,尽可能地少让欣欣感受九院这种医院的氛围。童娟先去挂号,估摸着排队的时间给庞义打电话,庞义再带欣欣过去。庞义要开车送童娟,童娟说我坐出租去,你就别来回折腾了,照顾好欣欣就行了。

庞义带欣欣到的时候,童娟正等在大门口,这也是事先商量好的,为的是让欣欣少在门口停留,以免欣欣看见那几块牌子,可欣欣还是看见了。她一下车眼睛就望向了那几块牌子。这很自然,一是那几块牌子的位置很显眼,想不看见都不容易;二是欣欣肯定也想知道父母带她来的是一所什么样的医院。庞义隔着车窗看不清楚欣欣的表情,但欣欣的动作明显地出现了刹那的迟缓,他看见童娟故作轻松地跟欣欣说着什么,揽着欣欣向医院里走去。

庞义停好车来到楼上,看见童娟一个人正等候在诊室外,庞义问欣欣呢?童娟说,进去了,刚进去。上次咱们该说的都说了,今天主要是看孩子。

时间并不太长,还没有上次庞义和童娟在诊室里待的时间长,门就开了,欣欣探身说,妈妈,让你们也来呢。

庞义站起来时看了童娟一眼,有种不知是福是祸的惶悚。

他们走进诊室,和上一次不同,老大夫的旁边还坐着一个小大夫,可能是实习大夫。

老大夫说,跟孩子聊了聊,孩子也说了一些想法,主要是高中的学习比较紧张,感到有些累是吧?

欣欣点点头。

老大夫说,再有就是这个班的风气可能不太好,她不太喜欢。你就这样想,反正又不住校,合得来就多来往,合不来就少来往,放学回到家多跟爸爸妈妈聊聊天,有什么不愉快说出来就行了,别在心里憋着。要不要妈妈爸爸跟学校说说,换个班什么的?

不用!欣欣的口气很硬,很坚决。

老大夫说,那好,需要家长做什么、帮什么忙就跟妈妈爸爸说。休息日可以让妈妈爸爸带着爬爬山呀,游游泳呀,放松放松,有张有弛才能更好地学习工作,对不对呀?孩子挺好的,一看就是个好学生,刚才说奥数竞赛还拿过二等奖呢是吧?

欣欣说,小学六年级的时候。

老大夫说,挺不简单的。那就这样,回去以后注意休息,多跟爸爸妈妈交流!

欣欣答应一声,站起来,庞义也想站起来,他看见童娟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,就坐着没动。童娟和悦地对欣欣说,欣欣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,妈妈爸爸再跟大夫说几句。

欣欣出去后童娟连忙问老大夫,她刚才跟您说的时候怎么样,有没有说不下去,要想半天才能把想说的话表达出来的情况?

没有!老大夫说,我们聊得很好,孩子没有你说的那种思维断裂。她主要是不喜欢现在这个班,所以才问她,要不要家长帮忙跟老师说说,换个班,她既然不同意,那也就算了。

童娟看了庞义一眼,难以置信地说,就为这个,现在就连学习……都不怎么学了?

老大夫说,孩子小,有的事看不开,你们家长也要注意引导孩子,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,增加孩子的负担。

那您看她……有什么问题吗?我是指精神上的。童娟明确地说出她的担心。

没有,我们沟通得很好,孩子的意思表达也很清楚。轻度的抑郁倒是有一些,如果再严重可以用一点抗抑郁的药,现在暂时不用。

庞义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这几天，隐隐地，他最担心的就是欣欣精神上出什么问题，虽然对这一点的担心他和童娟谁也没有直接正面地说起过，但是他们这么着急，这么急于带欣欣看医生，其实都是基于对这一点的担心！

两个人站起来准备离开，童娟还是不放心地又追问道，那就……先不用给她吃什么药？

不用！老大夫说，这类药不能随便吃，不当用药是不好的。药都有副作用，尤其是这类药。

那您说我们是不是应当带她去做做心理辅导，她现在一天一天的跟我们什么话也没有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小时候可不是这样，我还是觉得她有点怪！童娟不甘心地说。

做做心理辅导倒是可以。跟孩子说的时候要策略一些，否则孩子不容易接受，这个孩子还是很敏感的。

再没什么可问的了，童娟和庞义谢过大夫，走出诊室。

欣欣正等在外面，她的脸微微有些红，似乎显得有点窘，可能是医院的名字给她造成了一些刺激。童娟忽然觉得欣欣很可怜，被父母带到了这样的医院，欣欣真的很可怜，可是不来又不行，家长不是急坏了，谁愿带孩子来这样的医院啊！她慈爱地搂住欣欣说，咱们走吧欣欣！

和上一次走出医院大门时不同，这时庞义心里一片轻松。已经快中午了，他们和欣欣商量到学校附近的肯德基吃午饭，然后送欣欣去学校，欣欣的态度不置可否，说随便，去哪里吃都行。

可是和来时一样，和这之前的几年间的情形一样，车里的气氛依旧沉闷压抑。三口之家的核心是孩子，孩子不快乐，这个家庭的气氛就轻松不起来。欣欣没对带她来这样的医院看病表示出丝毫的不满，她根本就没提这方面的事，但是她依然黯淡着脸没话，问一句，答一句，问多了就是三个字，不知道或是不清楚。而且那个样子也容不得你想多问。欣欣对任何事情的兴趣似乎都已降到了零。吃饭时庞义坐在欣欣的对面，他环视了一下四周，每张桌子的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，都在随意地边吃边聊，其中有几个



穿校服的女生,说说笑笑的尤其热闹,只有他们这张桌子,一看就遇到了什么事,当然不是好事,因为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很凝肃。欣欣吃汉堡时低着头,眼皮连抬也不抬,一副被什么东西压得心事沉重、心如死灰的样子。这副样子让庞义看在眼里,急在心头,从医院出来时的轻松心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庞义又想起欣欣小的时候,那时一说来肯德基吃饭,欣欣总是高兴得不得了。这里是年轻人和孩子们的世界。欣欣喜欢这里的吃食,更喜欢这里活泼轻松的氛围。可是现在,活泼轻松的氛围依旧,却丝毫也触动不了欣欣了。

欣欣你看,那几个女生是不是你们学校的?离得远,看不清她们的校服。为了缓解滞闷的气氛,庞义没话找话地说。

不知道!欣欣回答得很干脆。她的眼睛都没往那边看,依旧只是默然不语地吃着手里的汉堡。

妈妈说,你要不要加点薯条?

不要!

很快吃完了饭,把欣欣送到学校,庞义掉转车头,朝童娟的单位驶去。童娟看了眼车上的表说,你还来得及吗庞义,不行我打车走得了。

庞义郁郁地说,来得及,现在车少,我开快点。

和庞义不同,这一上午童娟连丝毫的轻松也不曾出现过,她总觉得欣欣有些不好,这种不好并没因为老大夫的诊察和结论就不在了。而且连药也不吃,那还不是任其发展?这么想着,童娟说,我看还是得给她找个心理医生看看,老这样哪行!

庞义好像没有气力回答童娟的话,过了好一会儿才说,不管怎么说,排除了精神上的问题,先让人松了口气。

童娟说,待会儿我上网查查,看哪里心理咨询比较好。

庞义重重地长出一口气,查吧!他说,然后又是一口长气。

童娟不由得看了庞义一眼。她意识到近来庞义不时地就有这样的长出气,这都快成他的毛病了,这当然是急的。她劝慰说,你也别太着急庞义,这不在瞧了吗!

庞义没有接童娟的话，循着自己的思路说，是得找心理医生看看，既然不是精神上的问题，那就早点做做心理辅导。刚才她还跟大夫说了奥数获奖的事，看来她一直挺看重那个奖的。

那当然，她曾经那么优秀，又是那么要强。奥数的余老师就说过，欣欣是他的骄傲。他们这周末就要期中考试了吧？

是。

我看这样庞义，期中考试后咱们再带她去心理辅导，这期间咱们先找着。刚带她在九院看完病，现在就做心理辅导离得太近了，我怕她不容易接受。

我也觉得是，那就期中以后再说。

回到单位，庞义先来到廖主任的办公室，所里对考勤管理一向很严，他要跟廖主任说一声他回来了。廖主任不在，他问秘书廖主任去哪儿了，秘书说刚走，廖主任说出去办点事，开车走的。

离开秘书科，庞义赶紧给童娟挂电话。把童娟送到单位后时间有些紧，童娟不放心，一再叮嘱庞义慢点开，到单位后务必给她来个电话。电话还是周瑾接的，周瑾说刚有人给童老师来了一个电话，童老师接过电话下楼去了。庞义说我没什么事，麻烦你跟童娟说一声我到单位了就行了。周瑾说行，回头童老师回来我告诉童老师。

他们说这话时，童娟正在沿着楼梯急匆匆地下楼。童娟刚接的电话是廖主任打来的，廖主任说她就在大门外，如果方便请童娟出来一下。童娟吃惊不小，说您稍等，我马上下来！

童娟和廖主任比较熟，去年设计院组织员工去草原旅游，鼓励带家属，童娟和欣欣也去了。旅游的三天里童娟和廖主任接触比较多，感觉彼此很投缘，非常合得来。廖主任春节在家请几个下属聚会，事先还特意通知了童娟一声，让她务必也要和庞义一起来。童娟不知道廖主任是为了什么事来找她，但既然是庞义的领导，廖主任的到来一定和庞义有关。这么想着，童娟的心越发激烈地跳起来。

廖主任正站在车旁，跟童娟打过招呼后，亲自拉开副驾一侧的车门，让

